

《牧鵝姑娘》童話故事中的原型及其隱喻： 以榮格心理分析為觀點

Reflections on the Goose Girl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Jungian Psychology

郭良婷¹
Liang-Ting Guo¹

摘 要

本文欲以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角度，針對《牧鵝姑娘》童話故事進行探討，旨在瞭解故事情節、人物的象徵意義，即以榮格學派強調的「原型」、「真我的實現」與「自性化歷程」之概念，對故事進行理解與詮釋。經本文分析，發現：牧鵝姑娘象徵一個缺乏獨立自主能力以及自我分化的個體，其所遭遇的生命課題可能為：個人內在的分裂、親子關係中依賴與獨立之爭戰，還有親密關係的難以建立與圓滿。若要協助帶有「牧鵝姑娘」原型的案主，助人工作者則需協助其梳理內在經驗、發展自我覺察與自我觀照的能力、發展陽性力量，以及整合內在對立面。

關鍵詞：原型、童話分析、牧鵝姑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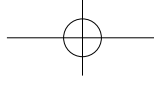
壹、前言

河合隼雄（1994）認為童話的意義在於「童話」誕生自人的內心，在我所從事的心理治療上，想瞭解並非單純僅是描述過去事件的童話，而是究竟童話是如何與現代人的心靈結合在一起？看似怪誕荒謬的童話，角色互動之中隱藏的細節，充滿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議題：生與死、親與子、父性與母性、男人與

女人……，在在暗藏著潛意識的運作。透過童話思考人的生存方式，提引出就連你自己也從未見過的「自己」，邁向自我實現（self-actualization）的過程（林仁惠譯，2017/1994）。

在各類的童話故事中，擁有不同的原型意象及角色們的自性化歷程，透過案主自主的投射與詮釋，他們能找到真正符合心靈的情節或人物。以榮格的心理治療目的來看，案主內在的陰性原則、阿尼瑪需要與自身內在的陽性原

¹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婚姻與家族治療研究所 碩士生
通訊作者：郭良婷，（500）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，
E-mail：shayu2009@gmail.com



則、阿尼姆斯進行結合；反之亦然。童話勾勒的不只是童話，而是人心靈連續動態的心靈樣貌。當案主能夠揭示原型包藏的情結，其便能夠在童話情節與主角的投射認同中，找到心靈的勇氣與力量、看清自我的位置，坦然並學習智慧面對生命的困境並增權賦能，拉起一條改變的生命軸線（郭蕙寧、黃宗堅，2017）。

何以在眾多童話中，選擇《牧鵝姑娘》，作為我童話分析的主題？Caroline Myss（1986）古老的英雄展開冒險旅程的故事深深吸引著我們，那其實是發掘真實自我的冒險。當你找到道路以獲得關於真實自我的神聖知識，那麼你便來到能賦予你力量的所在。這就是內在探索的寶藏，也是真實自我價值——原型的精髓（林瑞堂譯，2014/1986）。我想《牧鵝姑娘》正是一個敘說追求真實自我、整合內在對立面之自性化歷程的絕佳童話。本文擬透過以榮格的心理分析觀點來看《牧鵝姑娘》此一童話故事，試圖闡述其中所包含的主要原型意象與其象徵意義，進而理解人類普遍性的存在議題，締造因應生命困境與達成更高層次的人格整合之可能性。

貳、故事內容概述

從前從前有位父王早逝，和母親老王后相依為命的公主，在遠嫁原野另一端的年輕國王途中遭到侍女陷害，侍女冒充公主，公主則淪為牧鵝的姑娘……但是，智慧的老國王察覺牧鵝的姑娘氣質不凡，後來經由牧鵝姑娘和會說人話的馬匹法拉達之對話，讓真相水落石出，假扮公主的侍女被處死……年輕國王與公主順利完婚，從此他們一起把國家治理得安和樂利。

參、《牧鵝姑娘》在榮格取向中的原型意義

一、原型意象（Archetypal images）分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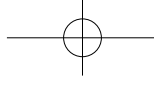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旨在對童話故事進行分析，挖掘其隱含的象徵意義，或可作為理解存在議題、應對生命困境與更高層次人格整合的解藥良方。

（一）人格面具（Persona）原型意象

在分析心理學的意義上來說，人格面具（persona）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說的「我」，我們所表現給別人看到的我們自己。「persona」一詞源於演員所戴的面具，用來表示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與他人的不同；但是，所扮演的角色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演員本人，或者說，我們的人格面具並非就是我們真實本來的自己（申荷永，2004）。

王室的服裝，是故事中「人格面具」原型的象徵。仰賴王后滋養的三滴血，而得以不受傷害的公主，在不慎遺失三滴血後，頓時變得脆弱，難以自持。當她承受著被迫脫下一身王室服裝，被迫指天發誓守密，被迫承受從公主淪為侍女的無奈際遇時，她頓失依靠；當失了一向引以為生的人格面具，無可避免的，公主面臨著嚴峻的生命考驗，卻也因此踏上尋找真實自我與追求自性的旅程。

或許王室的服裝，可以為公主帶來許多滋養與供給，像是：身份、權勢、地位、財富等，卻也相對的為公主帶來規範、束縛，像是：王室規條、眾人注視的目光與期待等，這就如同人格面具，協助人類適應外在生活，但過度仰賴人格面具，可能面臨更為陰暗的陰



影、脫不下面具，阻礙個體活出真實自我的窘境。

無可否認的，人格面具是生存所需，並無將之丟棄之意，如同公主從「穿著」至「脫下」至最終「重新穿上王室的服裝」的故事刻畫，我想歷經困境與生命的整合，公主「重著這一身浮華」與「最初的王室服裝」相較，已有所不同。人格面具的使用，當在「穿戴」與「脫下」之間，保有彈性、覺察與自省，相信這有助於我們自性的開展。

（二）陰影（Shadow）原型意象

榮格用陰影（shadow）來描述我們自己內心深處隱藏的或無意識的心理層面。陰影的組成或是由於意識自我的壓抑，或是意識自我從未認識到的部分，但大多是讓我們的意識自我覺得蒙羞或難堪的內容。這些讓我們自己不滿意而存在於我們自己無意識中的人格特點，往往會被我們投射到其他的人身上。

在心理分析的意義上來說，陰影並不完全只是消極的存在，意識到陰影存在本身，已經具有某種積極的意義。陰影中包含著許多本能的內容及其能量、原始與幼稚的心理特點，以及陰暗之中的玄妙。覺察自己的陰影，乃至達到某種心理的整合，也是心理分析過程中重要的工作目標（申荷永，2004）。

侍女是故事中「陰影」原型的象徵。消極面是：她不聽使喚、不執行自己的職務、冷漠無禮的欺壓主子、指使殺害好馬法拉達，從她口中說出的懲處方法「脫得一絲不掛塞進釘滿尖銳釘子的桶子裡，再套上兩匹馬，大街小巷拖著她，直到死亡為止」，更是惡毒得讓人髮指，鮮明呈現侍女欺瞞、陰險、狡詐和狠毒的面貌，反映了人類內在羞於被別人看見，不願提及或懼於碰觸的陰

暗部分。積極面則是：陰影侍女發酵的力量，逼迫公主脫去讓她得以養尊處優、軟弱依賴的王室服裝，從而激發公主邁向尋求獨立自主的旅程。陰影是毒也是藥，讓人受苦，卻也成就生命的成長。

（三）母親（Mother）原型意象

在心理上，母親原型所象徵的「容器」形象，不只是情感上的接納包容，也代表人類的共同經驗裡，對於母親是「給予生命的人」這種深刻的記憶——我們從母親「容器」中誕生，母親「容器」不僅扮演「孕」的角色，也扮演「育」—愛護我們的角色。正向的母親關係，讓我們感覺被愛、安穩地有所依歸。過度保護、不肯放手與吞噬的親子關係，會讓人不知不覺間失去自我生存的能力，「依賴」和「分離」成了我們心理上無止盡的爭戰（許皓宜，2018）。

老王后是故事中「母親」原型的象徵，其丈夫逝世多年，身為母親，又同時得遞補父親的角色，與失去父親的女兒相依為命，可預想而知單親的生活有其緊密與黏膩的一面。公主的遠嫁，造就親子分離的處境，「依賴與獨立」的議題成了彼此的挑戰。

離別在即，母親為女兒準備各種嫁妝，相互難分難捨的道別，展現了母親原型中「耐心、奉獻、關懷及無條件的愛」之光明面。費解的是，何以貴為公主，出嫁卻是自己和唯一的陪嫁侍女跋山涉水的前往遠方國度？我想童話亦反映了母親原型的陰影面，反映了一種「被吞噬不放、或丟棄不管的恐懼」，一種在「獨立」和「依賴」間極深的掙扎感，老王后期盼女兒邁向獨立自主與擁有美滿婚姻，又懼於自己的年老無依，深怕被棄之不顧，從而讓孩子感受



尋求獨立而來的罪惡感。

（四）破壞分子（Saboteur）原型意象

Myss & Occhiogrosso（2004）破壞分子的光明屬性，是覺察內在對於自立自強及其對生命造成的改變，而懷有恐懼的心態；破壞分子的陰影面傾向於表現自我破壞、自我毀滅的行為，或是傷害別人的行為、想削弱他人能力的欲望（陳盈君譯，2018/2004）。

公主和侍女是故事中「破壞分子」的原型象徵。公主和侍女，互為彼此內在對立的人格面向，反映公主內在的矛盾、衝突與糾結。公主既嚮往與年輕國王的結合，又同時承受著「我讓年老母親承受孩子長大離家，頓失女兒相伴生活」的極深罪惡感。這份沉重，撕裂了公主的靈魂，導致公主的內在分裂成兩個截然不同且亟需整合的人格面向，一個即脆弱又無力的公主，另一個即冷漠、無情又狠毒的侍女，困在與罪惡感拔河拉扯的內在小劇場裡，上演著一齣齣侍女「扯後腿」的戲碼。

（五）阿尼瑪（Anima）原型意象

阿尼瑪（Anima）是榮格用來形容男人內在的女性存在的原型意象。她即是男人內在的一種原型女性形象，也是男人對於女人的個人情結。當我們關注她的時候，她就會有成長與發展；當我們忽視她的時候，她就會透過投射等機制，來影響我們的心理與行為。男人內在的這種原型意象，既可以成為男人向上的促動者，也可以成為墮落的誘惑者（申荷永，2004）。

牧鵝姑娘，即真公主，也是真新娘，是「阿尼瑪」原型的象徵，她優雅動人，溫柔而且有沉魚落雁之貌，她那燦亮如金的頭髮，是那麼的吸引人，這可見諸於：「牧鵝小男孩為無法獲取其一根閃閃發亮的髮絲，而為之氣結，而

存在於自然界的風兒，也為她的語言所召喚」，足見她是那麼的迷人。

當牧鵝姑娘得以重新換上王室服裝時，更是美得驚人，年輕國王看到她姣好的容貌以及才能時，感到由衷歡喜。從年輕國王舉行盛大宴會，邀請所有人以及好朋友來參加的舉動，可見真公主是年輕國王內在真實渴望迎娶的對象，一個契合於他內在阿尼瑪意象的聖婚對象。

（六）阿尼姆斯（Animus）原型意象

阿尼姆斯（Animus）是與阿尼瑪相對應的一個概念，象徵著女人內在的男性成分。同阿尼瑪一樣，他既是原型的意象，也是女人的情結。被其阿尼姆斯所占據的女人，則會失去很多女性的色彩。但是能夠辨析與關注其阿尼姆斯存在的女性，則能夠從這原型意象中獲得積極的力量（申荷永，2004）。

年輕國王是故事中「阿尼姆斯」原型的象徵。缺乏陽性力量的公主，難以展現權威，使侍女聽令於己，也未能讓年輕國王認出她，與之結合。在心靈意涵上來看，似乎鏡映其無從和自己內在的阿尼姆斯結合一樣。爾後，公主經由牧鵝、趕鵝的修練，逐漸從內在長出陽性力量，才順利和其阿尼姆斯結合。童話似乎傳遞了：看似對立的「陰性」與「陽性」力量，實同為支持心靈的能量，二者可謂相輔相成；「內在陰性力量與陽性力量的整合」與「圓滿的外在關係」間的聯結，即一種「內在平衡，外在安和」的心靈狀態。

（七）英雄（Hero/Heroine）原型意象

「英雄」原型，探討的是一組相對的特質：「拯救與被拯救」、「幫助與被幫助」之間的關係。英雄原型，展現在他人危難時，給予力量和支持，有著以「楷模」示人的意涵。「英雄」在我



們的集體想像裡，依靠自己的英雄特質與內在的精神力量，即得以面對並對抗接踵而來的生存恐懼與艱難困境，因此，「悲劇」與「孤獨」，會讓人聯想到「英雄」。然而，在分析心理學的概念中，「英雄」的旅程指的是一種自己性格的全面性理解，把「英雄」光環下的自卑與黑暗整合進內在，讓自己能在各種不同的出身中，都能找到出路（許皓宜，2018）。

牧鵝姑娘與法拉達這匹會說人話的好馬，是故事中「英雄」原型的象徵。彼此存在「拯救與被拯救」的關係，原先是通人性的法拉達試圖想拯救落難的公主，仔細記下公主與侍女之間的互動，牠雖未能揭穿侍女假冒公主的詭計，未能及時幫助公主順利嫁給年輕國王，且在未能遂願下即已含冤受死；同樣的，公主雖未能阻止好馬法拉達被對付致死的命運，但她偷偷與剝皮師傅商量，請師傅把法拉達的頭，掛在她早晚都要趕著鵝走過的陰暗城門上，好讓她可以多看牠幾遍。最後，透過牧鵝小男孩庫兒向年老國王的描述，與爾後年老國王悄悄於城下，親耳聽見公主和法拉達之間的對話，讓公主得以擺脫「淪為牧鵝姑娘」的悲慘命運。法拉達和公主得以歸於「英雄原型」，緣於他們都遭遇極險惡的困境，且都通過「悲劇」的考驗。

公主與法拉達的際遇，似乎也反映了人類內在心靈人性與獸性的關係、聯結與待整合的面向。法拉達雖以通人性的形象示人，但礙於人類懼怕那原始獸性的揭露與對付，殺之而後快，但獸性是人內在心靈自然存在的元素，即使想將之根除，亦難以消除、甚或排除，牠依然存在，牠還是會回來，就如同法拉達死而復生一樣，稍有機會，就發出聲音，設法和我們對話，促使我們不得不

看見內在的真實。相信當公主和其內在的「法拉達」有所對話、聯結與整合時，將有助於提升其對自己人格全面性的認識與理解。另外，法拉達亦可視作神性的象徵，給予公主心靈的支持，導引內在力量的產生。可見，內在「與獸性的對話」和「與神性的聯結」，對個人自性的追求，實有所助益。

（八）內在小孩（Child）原型意象

每個人心底都住著一個「小孩」，來自我們童年時期求生存姿態。對於成年人而言，「小孩」原型的存在雖然為我們的成年生活貢獻了某些趣味，平衡了成人生活中過於嚴肅的責任感，但也可能因為「小孩」原型中包含著某些過去未被滿足的欲望，以及直到成年都還沒能跨越的情結，而使我們無法控制地做出與自己想法截然不同的行為，其可謂是我們內心深處最脆弱的那個角落。整體來說，小孩原型又分成五個面向：1. 創傷小孩原型（Child-Wounded）——童年時期的「創傷記憶」；2. 孤單小孩原型（Child-Orphan）——「與家庭格格不入」的部分；3. 貧窮小孩原型（Child-Poverty）——一種「什麼都不夠」、「不滿足」的感覺；4. 神奇小孩原型（Child-Magical）——內在「無所不能」的幻想；5. 永恆小孩原型（Child-Eternal）——內心世界「拒絕長大」的部分（許皓宜，2018）。Myss & Occhiogrosso（2004）認為，「孩童」的原型力量可能會為了回應你所處各種情境而出現，但所有孩童原型的核心議題是依賴和責任之間的張力關係（陳盈君譯，2018/2004）。

牧鵝小男孩庫兒，是故事中「內在小孩」原型的象徵。在還是小男孩的年紀，他就得從事牧鵝的勞動工作，不禁讓人懷疑是否存在滋養的匱乏？而從牧



鵝姑娘不願滿足他想獲得髮絲的期待，而引發的情緒反應，可以感受他的不滿足，恰似「貧窮小孩原型」的呈現。另一方面，他仿佛也呈現了「永恆小孩原型」的樣貌，在外被拒絕、不被滿足或感受挫折，回家找握有權柄的國王抱怨，望藉此擺脫讓自己感受挫折的人物或情境，也許庫兒是公主內在的小孩，在「離家成婚，追求獨立、自主與成長」的種種挑戰面前，也許公主的內在也存在著「不想長大」的部分，一把「渴望被愛、被守護」的聲音，夾雜在那不絕於耳、吵鬧不休「感覺不滿足」的聲音裡，一遍遍訴說著、祈求著其亟欲渴望被滿足的「內在需要」與「個人期待」。

（九）療癒者（Healer）原型意象

「療癒者」原型，代表一種採取行動來轉化他人痛苦的熱忱。「療癒者」原型的形成為何？榮格曾提出「受傷的療癒者」（wounded healers）這個名詞，意思是說：療癒別人的人往往也是受過傷害的人。「療癒者」曾體會過傷痛的力量，透過轉化，收獲「療癒」的能力，經由具有同理的行動來陪伴、關懷與照顧受苦中的人們，進而醫治他們身心靈所遭受的痛苦（許皓宜，2018）。

牧鵝姑娘是故事中「療癒者」原型的象徵。我想從鵝的特性，將有助於理解何以牧鵝姑娘當屬「療癒者」此一原型意涵，即鵝是由野雁馴化而來的家禽，性情溫順而且機警。鵝溫順與機警的性情，似乎鏡映人類心靈陰性力量的柔軟與敏銳；鵝的被馴化，似乎也反映了公主內在的某些面向，像是：可以被環境所教育與改變、受家庭規條羈絆、受家庭信念價值系統所影響等。另外，家鵝勇敢與喜鬥的特性，則鏡映人類心靈的陽性力量。趕鵝、牧鵝的工作，讓

公主得以從「鵝」身上滋養其陽性特質，進而喚起其內在的勇敢與轉化能量，助其與困境共處，迎來命運的改變。

當我們能「接住」別人的同時，我們也「接住」了自己（許皓宜，2018），公主在追求自性的過程中，她真實地療癒了自己曾經的苦痛，其內在豐富的療癒能量，不僅可助其自我療癒，還足以接住別人的狀態。也許要感恩曾經落難的經歷，讓公主的心變得更柔軟、更慈悲、更堅毅，也才更能敏察、體恤其子民的需要，與外界建立和諧的關係。

（十）智慧老人（Wise old man）原型意象

長尾剛（2007）認為父親原型的「智慧老人」，代表的是並非無條件的慈愛與包容，而是以公平且嚴肅的態度對待小孩，若小孩犯錯就會採取嚴厲懲罰的一種存在，所以也是一個能導引自己走向正確的道路，代表「偉大」存在的原型。事實上在每個人的內心裡，都對這種存在充滿了憧憬與希望，並將它與理想中的父親印象重疊一起（蕭雲菁譯，2015/2007）。

故事中的老國王，是「智慧老人」原型的象徵。他獨具慧眼，於初見之時，即辨識出公主的不凡氣質，以沉著、智慧的方式尋找真相，願意耐心聆聽牧鵝小男孩庫兒的不滿，願意親自前往瞭解真相，願意詢問與瞭解牧鵝姑娘的經歷，敏覺於她的苦衷與難言之隱，改以讓她向鐵爐訴苦的方式，讓真相得以水落石出，讓她恢復公主身份，且與年輕國王完成聖婚。此外，老國王亦以公平且嚴肅的態度，懲處殘酷、欺瞞和狡詐的侍女，足見老國王對「公平的重視」與對「指引正確道路」的堅持，透



過他的智慧引領，公主迎來成長與蛻變。

二、處決侍女：「假我」(false self) 的死去與「真我」(true self) 的實現

何以假新娘侍女，需要死去？我想「假新娘的死去」，在心理的意涵上看，是有意義的。Stein (1998) 認為，威廉·詹姆斯 (William James) 強調，毛毛蟲轉化成蝴蝶所精準呈現的轉化，並非看似的「奇蹟」，而是一段「自然歷程」。詹姆斯也論述「生病的靈魂」(sick souls) 必須「二度誕生」以獲得快樂。「假我」(false self) 必須死去，被脫落或蛻換，如此靈性轉變上僅次於自性 (至高的存有) 的「真我」(true self) 才得以實現。人的真實自我意象，或者說是「心像」(imago)，可被描繪成個人獨特神話般的樣貌，是必須被個人所成就與實踐的 (陳世勳、伍如婷等譯，2012/1998)，我想這如同故事中，侍女「假我」的死去，才得以實現公主「真我」的誕生，這是一段「死亡與重生」的歷程。

三、自性化 (Individuation)

自性化 (Individuation，或譯作個體化) 或自性化過程，是榮格分析心理學中的特別術語，是其核心性的概念，也是榮格心理分析的目的。榮格用自性化這一概念，所要表達的是這樣一種過程：一個人最終成為他自己，成為一種整合性的、不可分割的、但又不同於他人的發展過程。用榮格自己的話說，「自性化的目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，一方面，為自性剝去人格面具的虛偽外表；另一方面：消除原始意象的暗示性

影響」(申荷永，2004)。

公主踏上遠嫁他國年輕國王的旅程，可謂是赴一趟自性化的旅程。我想若公主未踏上成婚之旅，她理應繼續其舊有的生活，那必然深受母愛滋養、養尊處優與無憂無慮的公主生活。然而，因著長大，她得放下舊有、熟悉的生活，踏上一趟未知或不如她想像的旅程，像是：侍女的背叛與欺壓，艱難旅途的種種考驗等。一切仿若命運的安排，公主必須學習獨立，以便面對新生活的挑戰，像是：口渴欲裂時，為了解渴，她必須自己爬下馬兒，彎下腰來，去喝溪中的水。公主雖承受著生命的考驗，卻也透過生命的學習，經歷著生命的轉化，那源於「從高貴，走向謙卑；從虛幻浮華，走向真實」的靈性轉化。如同瑪麗—路薏絲·馮·法蘭茲所言：「啟動尋求完整的個體化旅程：這個歷程並不是走向完美，而是邁向完整。這表示你必須彎下身子，這是一種相對地降低人格的層次，好讓這個較低的層次或許不會像以前那樣陰暗。如果你在中間層次，一側不會那麼陰暗，另一側不會那麼明亮，而更傾向於組成一種既不太亮也不太暗的完整性。但我們必須犧牲某些追求完美的努力，以避免建立出太黑暗的相反面。」(李佩怡，2013)，當公主放下過於明亮、完美的王室生活，願意接納自己成為「卑微牧鵝姑娘」不完美的人生際遇，願意面對自己內在的陰影侍女，接納不完美的自己時，公主也就走向完整，走向自性。

我想公主自性化的成就，不容忽視淪為牧鵝姑娘的經歷，那趕鵝、牧鵝工作的承擔。何以我這麼說呢？在這，我想多談一些「鵝」的象徵意義，相信它有助於讀者理解我的思緒與敘寫脈絡。在古希臘《勒達與天鵝》的神話故事中，主神宙斯曾化作天鵝來誘惑斯巴達



王后勒達。從此，天鵝就成為了愛情與神靈的象徵。此外，天鵝還代表孤獨、音樂與詩歌。天鵝雪白的羽毛則象徵真摯。而在中國古代，男女嫁娶，喜歡用一對鵝作為聘禮，象徵夫妻和睦，忠貞不渝。

公主和侍女，同為公主內在的兩個相對的部分，兩個不一致且相互衝突的聲音，這源於其既嚮往愛情，又苦於離棄母親的罪惡感，而不敢面對自己內在真實的聲音，不敢活出真實的自己。或許，為了稍稍減輕那讓公主難以承受的沉重罪惡感，公主的內在撕裂成兩個部分，一個被打壓的真我公主，與一個欺壓自己的假我侍女，藉由這份假我的攻擊，或許某程度上可以緩解些她內在的罪惡感，實則對問題解決的意義上來看，是無濟於事的，若過度仰賴自我內在的分裂，衍生的糾結、衝突和痛苦，可能會讓她萬劫不復。

公主在一天天與法拉達的對話，在一天天趕鵝、牧鵝，一次次牧養的過程中，感受草地的承接與涵容、風兒的陪伴與滋養，她漸漸可以真實面對自己心中的「鵝」，那心中的情感，包含：孤獨、對母親的思念、母女之間的愛與羈絆、對愛情的渴望、與年輕國王締結美好婚姻的憧憬等。我想若公主要和年輕國王實現和睦與忠貞不渝的關係，她自己得先能夠和「自己」，還有自己「內在的母親」，建立一種「和睦」的關係；她得先釐清「忠貞」的議題，她需要面對彷彿離棄母親的罪惡感。她需要在「對母親或是原生家庭的忠誠」與「內在真實的情感」拉扯中，找到可以對話的空間與平衡點；她需要重新思索她自己的價值信念與認同是什麼，去整合「母親和原生家庭帶給她的滋養」與她自己經由尋求獨立自主旅程中的學習與收穫，透過反思，建立自己的新認

同；她需要去整合內在那分裂的「侍女」和「公主」，願意接納她們都同是自己內在的一部分；她需要在脫去舊我時，給予自己接納、耐心和涵容的時間與空間，讓她得以重新適應那不太熟悉的自己。當公主有能力承受追求自性所伴隨的孤獨、寂寞與艱辛時，當她願意真實面對自己，不再需要「假我」作屏障，不再依賴內在的分裂，來面對自己在「親情」與「愛情」間，作抉擇的兩難時，在她內在陽性力量與陰性力量的發展朝向平衡時，她終能實現和年輕國王結合的願望，進而建立了屬於他們安和樂利的國度。我想這國度不只是外在的國度，在心靈的意涵上來看，也象徵其內在國度的平和，反映在外在世界的親密關係、人我關係中，一種內在平和，外在祥和的狀態。

肆、結論

Marie-Louise von Franz (1996) 曾言：我們要如何著手處理童話的意義？（徐碧貞譯，2016/1996）。童話背後意涵的探析，實屬不易，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貼近童話所欲傳達的核心訊息，此文的撰寫，僅僅反映我對《牧鵝姑娘》真實的看見，而這份看見，無可避免的將受限於我個人的先備知識與理論視框、認知與價值信念，或是個人的盲點等，我想我的詮釋只是滄海一粟，好期待有幸和其他的童話分析筆者做交流。

童話的目的在於讓「封裝在原型中的希望」被釋放出來，在案主與童話接觸的過程中，故事中原型的洞察對案主本身遭逢的困頓將具有轉化療癒的功用（林敏雅譯，2004/1986）。目前，我對《牧鵝姑娘》童話故事之意義的理解為：其不僅蘊含豐富的原型象徵，亦反映了親子在「獨立」與「依賴」之間的



爭戰，還有人性當中二元對立面向之整合，是一趟追求脫去「假我」，實現「真我」，進而邁向「自性化歷程」的旅程，或許過程中，經歷好些不得已和不容易的艱辛，卻也在故事的最後，擁抱美好的整合，那美好的聖婚。童話的描繪，鏡映人類生活的真實，即使可能遭遇困境，那美好自性的實現，依然很值得被盼望與奮力追尋。

我想在詮釋《牧鵝姑娘》童話文本時，我看重的是人類內在對立面的整合，像是「善」與「惡」、「生」與「死」等，如同榮格所言：「人類的真實生活中充斥了無情的對立，日與夜、生與死、快樂與悲傷、善與惡。我們甚至無法肯定，究竟哪一方佔上風，善能否超越惡、喜悅能否克服痛苦。生活是個戰場，它一直都是這樣，也一直會是這樣，如果生活不再是戰場，人的存在就走到了盡頭。」（李佩怡，2013），我想此童話的意義正是讓我們看見存在議題背後的寶藏，即：發展覺察與觀照自我的能力，從而尋求生命的整合與圓滿。

參考文獻

- 申荷永（2004）。心理分析入門。臺北市：心靈工坊文化。
- 李佩怡（2013）。榮格個體化思想：由負傷到療癒的整合之道。臺北市：天馬。
- 林敏雅（譯）（2004）。童話治療（原作者：Verena Kast）。臺北市：麥田出版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86）
- 林瑞堂（譯）（2014）。凱若琳的人格原型書：十種人格原型認識你是誰（原作者：Caroline Myss）。臺北市：生命潛能文化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86）
- 林仁惠（譯）（2017）。童話心理學：從榮格心理學看格林童話裡的真實人性（原作者：河合隼雄）。臺北市：遠流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94）
- 徐碧貞（譯）（2016）。解讀童話：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（原作者：Marie-Louise von Franz）。臺北市：心靈工坊文化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96）
- 郭蕙寧、黃宗堅（2017）。「小美人魚」童話故事的隱喻及原型意義：榮格取向應用於情感困頓男同志諮商之案例探究。輔導季刊，53（1），1-9。
- 許皓宜（2018）。情緒陰影「心靈整合之父」榮格，帶你認識內在原型，享受情緒自由。臺北市：源流。
- 陳盈君（譯）（2018）。心靈原型卡探索靈魂的神聖契約（原作者：Caroline Myss、Peter Occhiogrosso）。臺北市：豐富文化、漫遊者文化。（原著出版年：2004）
- 陳世勳、伍如婷等譯（2012）。轉化之旅：自性的追尋（原作者：Murray Stein）。臺北市：心靈工坊文化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98）
- 簫雲菁譯（2015）。圖解榮格心理學（原作者：長尾剛）。臺北市：易博士文化（原著出版年：2007）